

南翔

周华诚

乡间小路弯弯绕绕,车上导航几次把我带到路穷水尽处。艰难倒车出来,重新踏上另一条路,直到眼前出现一座安静的小村庄。四面森林田野,溪流穿村而过。山谷中间的村庄,暮春的气息里飘荡出隐约的草木香气。

我拨通吴学养的手机,他说在一座桥边等我。“转过几座房子,看到几棵大树,一拐弯能看到一座新的廊桥。”

1981年出生的吴学养建造了这座巨大的木拱廊桥。在闽浙交界的浙南泰顺县雅阳镇雅阳溪自然村,这小小的村庄里有两座廊桥。老桥叫普宾桥,建于清嘉庆二十六年(1821年),距今刚好是200年。那是一座木结构的平梁廊桥,长13.60米,桥屋宽4.25米,跨径8.54米。这座古老的木桥在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距离老桥100多米远的地方,新建成的这座廊桥叫永和桥,建成于2021年。这是一座秀美的三重檐木拱廊桥,宽度5米,单孔跨度12米,桥的两头各连着一座两重檐的桥亭,整座廊桥长约40米,气势宏伟地雄踞于溪涧之上。它与一旁的古老大樟树及远近村庄相映成景。

桥不动,溪水云影在动。
鸟在山间鸣唱,带来时间的消息。

我和年轻的古建与廊桥营造技艺传承人吴学养在桥上相见。他指给我看那些精致的木构件,讲解这座桥与其他廊桥的异同之处;他把一根粗大廊柱的底座推开,那根柱子居然悬空而毫无问题。还有那些来自不同名家的题词悬挂在桥的高处,表达了人们在这座廊桥上赋予的所有美好祝愿。

廊桥边有个“守桥婆婆”

有老奴满头银发,拄一拐杖,颤颤巍巍来到桥头,抚摸廊柱。

“这是我奶奶,今年刚好100岁啦。”吴学养说着,上前搀扶老奴。老人家听不懂普通话,但她每天都会出门来走一走,一定会去看一眼古老的普宾桥,也会摸一摸崭新的永和桥。从前,她是老桥头茶亭里的“守桥婆婆”,守护廊桥的同时也给来往行人烧水煮茶。转身之间,晨昏交替,时光不觉就已老去。

溪与山、树与桥、人与自然,仿佛在此形成对话。一座老桥,一座新桥,中间隔着100多米,也隔着200年时光,两座桥仿佛在此完成了某种穿越时空的连接。

在这座偏远的小山村,前一代人与后一代人,也仿佛在这条流水潺潺的雅阳溪上,完成了一种精神的传递。

吴学养没有见过的事情很多——他在这座村庄里出生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普宾桥最为热闹的时光,他当然不曾见过。他把我们带到普宾桥上,廊桥的木头地板留下了光滑的痕迹,那是无数行人用脚底磨出的印记。木板上有些地方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圆窝,那是面容熟悉的过往挑担客在桥上歇息时,扁担支地受力而磨出的印记。桥头古道青色条石铺地,石头也被200年间走过的无数行人的脚掌磨得极是光滑。

这条古道上,曾行走过多少人啊。

廊桥南桥头的几间简陋驿站,又在风雨中接纳过多少位疲惫的挑担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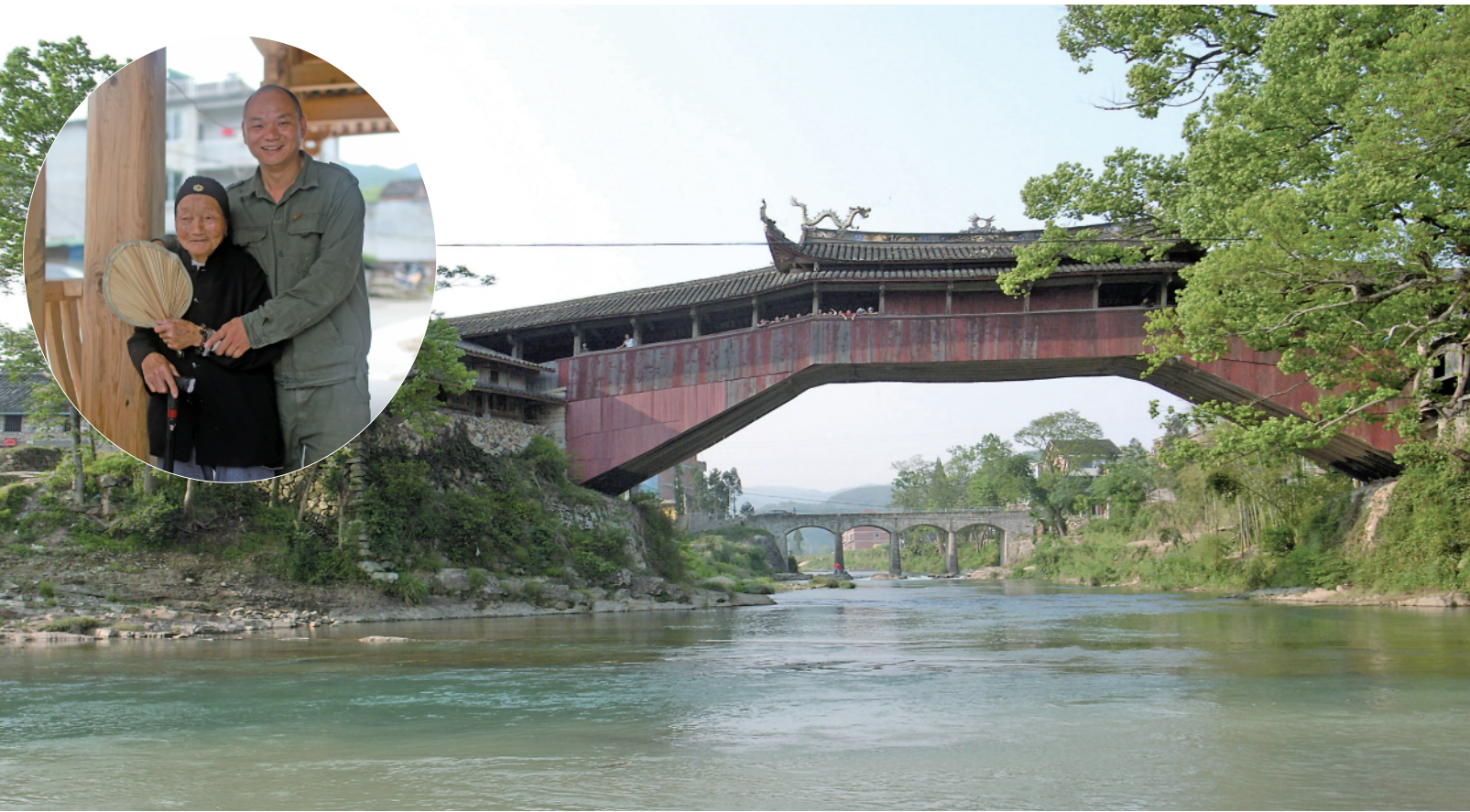
吴学养听说,现在看起来地处偏僻的普宾桥,当年曾经无比热闹。这里是方圆几十里的交通枢纽,也是人来人往的物流中心。这条路,便是沟通浙闽两省的“桐山大道”,福建省的福鼎古称桐山,从浙江省的泰顺县,通往福建省福鼎市,普宾桥便是这条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条国道——国道上的普宾桥,建造时曾得到泰顺、寿宁、桐山、平阳、柘荣等两省五地群众的捐助。

桥是路的一部分。泰顺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许多货物都得靠双肩挑进挑出,廊桥便是古道上挑担客歇脚的地方。歇脚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交易,有了集市。农忙一过,桥头搭出戏台,做木偶戏的人在此演出,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有戏看,一时之间,热闹不已。

吴学养当然也只是听说,他奶奶当年在这里烧茶给路人免费饮用,所居的茶亭也是群众捐助的,当时建桥的钱还有一部分没用完,工匠们顺手就建了一座双层的木茶亭。那时挑担客真是辛苦,从桐山出发,要一天一夜行程,150里路走完,才能到达罗阳。为了赶路,中途不能有很长时间的休息,只能在茶亭和廊桥休息一时半刻,茶亭有一大碗茶水可饮,自然是好事。

那时候,吴学养的爷爷生了病,不能做什么重活,奶奶便在桥头茶亭烧水施茶,给来往行人提供便利。免费施茶,怎么维持生计呢?自有朴素的办法——茶水是免费的,为了糊口,奶奶再做些当地小吃九层糕,行人饿了渴了,喝两碗茶,吃几块米糕。农历八月收稻谷,奶奶就拿个竹篮子,去附近几个村庄收青谷。那时稻米精贵,田间收割过后遗漏下的稻穗,村民们约定俗成,谁都不拾掇,要特意留给“守桥婆婆”来收拾。奶奶把土地里遗漏的零星稻穗连同泥巴都扫回来,晾晒,清理,把谷子碾成米,把米磨成粉,把米粉炊成九层糕。香香的九层糕,奶奶自己不舍得吃,不知慰藉了多少艰辛挑担客的辘辘饥肠?

货物必须及时送到目的地,一担货物,最少100多斤,从桐山挑到罗阳,大约有五块银元收入。挑担客干的是长途跋涉的重体力活,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也舍不得花费太多,几个小钱填个肚子,歇了歇,力气回到腿脚上,便又重新挑起沉沉的担子赶路去了。



小图:吴学养和奶奶在廊桥前合影。

作者供图

大图:泰顺古廊桥。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家中有四个男孩、两个女孩,因为养不起,还把其中两个男孩送给别人养。就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守桥婆婆”靠着起早贪黑施茶做点心,维持着基本的生活。

大多数时候,奶奶就守着桥,望着桥。你看吧,这座普宾桥上,什么样的行人过客都走过,不仅有商人和挑担客,还有求取功名的士人或江湖游医术士。风雨天气,乞丐在桥上将就过夜;寒冬腊月,官员赶路也会在此借宿。世间的人,谁不艰辛?可都是古道上日夜不息的匆匆过客呀。

奶奶守着桥,望着桥,普宾桥也在守着这家人,望着这家人。

直到有一天,很多人不辞遥远跑来看泰顺的廊桥,也来看雅阳溪的普宾桥,吴学养他们才回过神来——原来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廊桥,居然是文物,居然有这么高的价值。

吴学养带我们去看普宾桥,也带我们看古道。现在的古道上,人迹罕至,荒草漫道。只有布谷鸟的声音在山谷里传得很远。

修廊桥的“吴木匠”

吴学养的父亲是个木匠,很早就出门谋生了。父亲的木匠活做得好,一直跟着人在寺庙里做活。福鼎、平阳,这些地方都去,人家叫他“吴木匠”。寺庙里的古建活儿细,一做就是两三年。三个寺庙做下来,就是十年过去了。几个寺庙做下来,一辈子就过去了。

吴学养12岁时,小学没毕业就出门谋生了——弹棉花、打棉被,这是下半年的营生,上半年还得做别的活。1994年,他去了温州机械厂做工。过了两年,又去做印刷厂小工。17岁去了泗溪,跟着姨父学木匠,做古建。姨父名叫包松茂,今年也90多岁了,年轻时长期在福建福鼎、浙江泰顺这些地方做寺庙古建。那时候缺木匠师傅,木工很吃香。家中没有什么门路,父亲跟姨父说,要不就让学养跟着你,混口饭吃吧。就这样,吴学养做起了木匠。姨父在村子里给观音阁做藻井。那时候,一个师傅一个藻井做下来,就得花上一年时间。

跟着师傅干活,吴学养又给临水宫做起了维修。道观宫庙和廊桥之类的古建筑,维修是很要紧的。通常是一帮师傅一起做,有时三四人,有时六七人。吴学养记得很清楚,那时候通常都是村里人轮流管饭,也就是说,木匠师傅们吃的是“百家饭”。吃饭由“首事”张罗。“首事”就是牵头做事的人,明天谁家管饭,后天谁家管饭,一桩桩安排好。做木工留下的木屑就留谁家用了。

在北涧桥对面的临水宫维修,“首事”很上心,还派了几个村里的老人家,每天晚上来给吴学养他们讲故事,讲跟北涧桥相关的传说故事,讲跟临水宫和村庄相关的风土人情、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一件一件讲过来。时间长了,当地的人情世故、文化习俗就都懂了。

当徒弟时,不过是放放瓦条、椽条。时间一长,学到的东西就多了。吴学养干活卖力,也爱琢磨,活儿干得漂亮,师傅很喜欢,指点也多一些。干了两三年,吴学养想着自己出来做事。同村还有个伴儿,只比吴学养小两岁。那一年,吴学养20岁,他18岁,就认了学养做师傅,两个人结伴出门,揽活去了。

不出门不行,可出了门,才刚有手艺,没人敢叫你做活。后来普宾桥北的马仙宫年久失修,眼看要塌掉了,村里没有钱,也找不到人修缮。吴学养和徒弟想来想去,决定自己上。

马仙宫里供的是马仙。马仙,也叫马仙娘娘、马天仙、马夫人、马氏真仙等,对浙南和闽东的民俗文化有深刻的影响。村民每月初一、十五,逢年过节,都会到庙里马仙娘娘前烧个香,求个平安。

修马仙宫没有钱,这年轻的师徒二人,甚至连上山砍树的事都包了。从正月头上开始动工,到农历九月收尾,总算完成。学艺难,修复古建更难。古建里面的文化深,讲究多。比方说雕一

条龙,五爪是金龙,四爪就是蟒,一般地方,蟒可以用,金龙就只有皇家才能用。4根柱子代表一年四季,24根柱子代表24个节气,365根柱子代表一年。吴学养是边做边学。传统古建里,还要讲究风水、结构、力学、美学、实用、经济等。传统文化、民间风俗、飞檐翘角、南派北派……可一样一样去琢磨,越琢磨,越深奥。

木匠行当里,还流传一句话,“鲁班不识字,打叉的就是”。家有家规,行有行律。木匠师傅的传承,大多是依靠口传心授的模式——师傅说说,徒弟听听,悟性好,记住了就记住了,悟性不好记不住,那就更得吃苦。

马仙宫做完,找吴学养做活儿的人就排起队了。修廊桥修古建筑,一点一点积累经验。口口相传,“吴木匠”的名气也大起来。常听人说,要找雅阳溪那个年轻的吴木匠。

一座桥,是先人留给后人的珍贵礼物

周善灵是和其他几个村民一起,想到要在村子里再建一座新廊桥的。

他们找到吴学养,说我们造一座廊桥吧,行不行?

吴学养点点头说,行。

浙南泰顺县,是“中国廊桥之乡”,现有古廊桥33座,其中15座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泰顺,廊桥也叫“虹桥”“风水桥”,村民们世代代把廊桥看作关乎人的祸福、家族的盛衰、村落的兴衰之“风水”。廊桥也成为当地人生命中的一叶具有神奇力量和无限想象的文化之舟。它承载了千百年来,人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理想的追求、审美的表达、信仰的寄托、未来的期待。

周善灵,1964年生,是这次造廊桥的首事之一。全村人里,老周曾是最早出去闯荡的“成功人士”。1987年他就去了温州打工,后来搞汽配,给解放、东风大货车做零配件生意。山里人出去,就是特别能吃苦,他一年到头都在出差,总往湖南、湖北方向跑。再后来,他有了一点积蓄,自己开了个小厂,仍是做汽配,生产汽车弹簧等。

前年他回村来,主要是因为家中老老子身体不好,得回来照顾。他看见村里的路不好,就花钱修了一条三公里长的路。村里没有公厕,又出钱修了一座干净漂亮的公厕。看到别的村庄新建廊桥,他也有点动心,琢磨了很久,就联合了老傅、老庄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一起,共同作为首事,正式提起营建永和桥这件事。

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年,泰顺也鼓励支持民间传承木拱廊桥传统营造技艺,并通过营造廊桥来传承技艺,先后建成新廊桥20多座,也带出了传承人队伍。

一座廊桥需要大大小小两千多个构件,规模大点的廊桥,建造费用至少在一二百万元以上,基本都靠民间筹集而成。泰顺民风淳朴,老百姓热心公共事业,这也是廊桥能够在今天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周善灵小时候,就在普宾桥头的马仙宫里读书。没有黑板,老师就在石头上写字,一块石头上写一个字。下了课,他就在普宾桥上嬉闹玩耍。廊桥的印象,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这几年,父亲年纪大了,他回来陪伴。有时跟老傅、老庄一起,他还是会常在普宾桥上走一走、摸一摸、看一看。他总想着,从前的人,为什么想到要造一座桥,还能代代相传,一直流传到今天。

想多了,他似乎就明白了。

一座桥,也许就是先人留给后人的珍贵礼物。

一座桥,就是一个念想,也是一个寄托。200年前的普宾桥,是两省五地的老百姓捐钱修建的,从此在山野间留下这么一个宝贝,也给一个村庄营造了好“风水”。老百姓淳朴得很,口中说的是“风水”,其实也是一种精神力量,是无形之中对于美好生活、理想信念的追寻,也是对

美好未来的想象和寄托。

我们今天,还能不能留下一座廊桥,留给村庄,也留给后人呢?

这个村有550多人,13个姓。族姓多了,曾经有段时间,村里人如同一盘散沙,聚不到一起。

那么,造一座桥,也是一件提神聚气、凝聚人心的好事。

村里的年轻人,很多都搬走了,但是老周他们都希望村庄能一直拥有活力生机。

几位首事把村民们召集起来开会。在家的村民差不多都来了,大家很振奋,都表示赞同。这个说,造桥是好事,我出三万。那个说,我买车暂时缓缓,造桥先出五万。另一个说,我山上有树,只要造桥用得上,都去我山上砍。再一个说,我资金不宽裕,就出份力吧。总之,听说要造廊桥,不管钱多钱少,大家都行动起来。那些离开了村庄的人,出去做生意的,搬进城市的,也都寻了过来,要捐钱捐物。

那年农历八月,造桥的事商定下来。到了十月开始砍木头,木头砍下来,堆成了一座山。老百姓送过来的,大概也有上千根吧,一共有100多立方米。

吴学养亲自带着人上山挑木头。

木头有阴面和阳面,木匠师傅看见一棵树,就能想象到这根木头放在桥的什么位置合适。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的使命。

一座座山头,一片片树林,吴学养几乎把每棵树都看了一遍。

砍木头的时候,把村民的茶园弄坏了,村民也没有多说一句,事后自己去把茶苗补上。因在建廊桥的事,村民们劲儿都往一处使了。

廊桥的营建过程,要严格按照传统工序方法,别、压、穿、插、搭、接,不用一枚铁钉,全都是木榫结构。这些都是吴学养内行的事情。这座桥还有些与别的桥不一样的地方,采用了一些独特的技艺。比方说,采用倒刺榫卯、暗钩榫卯。这种结构很难安装,技术难度大,也都在这座廊桥上实现了。

一座廊桥,还是综合性艺术的体现:石匠、瓦匠、灰塑、浮雕、透雕、圆雕;壁画、油漆、书法、……

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桥造好了。叫什么名字好呢?

村里几位首事和老人们一起商量,说就叫“永和桥”吧。

新廊桥,古廊桥

接下来,吴学养要在江苏徐州营造一座木拱廊桥。100岁的老奶奶牙齿都掉光了,身体还很健康。她站在桥头抚摸着廊柱,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自己在普宾桥头,守桥烧水煮茶的时光。

和孙子吴学养站在一起,老奶奶只到孙子的肩膀。

吴学养把奶奶紧紧地搂在身前,让我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

在永和桥的月牙梁上,他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掌墨:吴学养”。五位首事的名字,也永久地留在廊桥梁上。

一座廊桥,也许,不只是影响这一代人,还会影响下一代人。村民们希望它给整座村庄带来好运。

一座廊桥也会在时光里老去,新廊桥成为古老的廊桥。当它承载了岁月的重量时,也会成为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礼物。

一座廊桥上,凝结的,也许就是大山里的人们,用一辈子身体悟到的人生真谛。

告别村庄的时候,吴学养邀请我中秋节时,来村庄参加永和桥的圆桥仪式。我说好的好的,一定会来。

云朵停栖在雅阳溪四面的山尖上,布谷鸟的声音从远方传来,一声一声,让村庄显得愈加宁静。暮春的气息里,飘荡着花朵开放的香气。

在深圳市平湖街道新木大道51号,一栋粉墙黛瓦的门楼上,镌着红底金色的“百师园”三字行书。进入庭院,正面是一堵照壁,照壁上镌刻着篆体“百师”,壁后绿树掩映,群鸟啁啾。右侧是一栋四五层的博物馆,左右梁柱有楹联题曰:“百恣千姿笔底风云书卷,师心匠手臂中意象连篇。”

在博物馆见到了陈继本,他算得上是百师园的“地主”,做文化一直是他的念想,可是文化大而泛之,宛如一大张白纸,落墨洇纸,画什么样的图画,颇费踌躇。此其时,非遗传承人丁全的适时介入,牵线珠绣传人黄伟雄,使得“祖籍”潮州的百师园植入深圳,落地生根,具有了润物无声的力度。

以我观之,百师园的主要功能大致有四:展览、研学、讲坛、文创。

如果说观摩非遗展品是进门之第一要义,也最能体现一座博物馆的功能,那么欣赏与购买文创产品,既是观者离园之前的心愿,也是博物馆不可或缺的商业价值,夹在中间的研学与讲坛,才是一座综合性非遗园文化价值之重心。

我在采访国内各路非遗手艺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绝不仅仅是背诵诵文,更应在日常生活中习得。百师园的研学活动,将习得手艺具体化,一些原本陈列在橱窗或局限在匠人作坊里的手艺,活化成“原料——加工”过程——半成品——成品”,可视可触可学习,这是一件很令人欣慰的事情。将学生们一成不变的课堂读书,转换成既动脑又动手,兴味盎然的劳动兼美的创作。正如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郭璞在《葬书》中所言——“微妙在智,触类而长,玄通阴阳,功幸造化”。这才是生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源头活水。

百师园的讲坛主要是非遗传承人对某一项传统技艺的讲解。由点到面,在个把小时之内,把非遗的宏观与微观、近亲与友邻、来龙与去脉解读清楚,对学生知识的拓展与兴趣的点燃,可获事半功倍之效。

百师园研学课程以非遗为主题,目下开发了十多类课程,分别为珠绣、潮彩、茶艺、陶艺、剪纸、麦秆画、糖画、手拉壶、潮菜小食等。

以我的年龄,对园中城建匠作博物馆的興味更为浓郁。

年届百岁的丁全,由家传木匠而木雕,后来以做“岭南古建筑”知名,冠名“来成号”。丁来成是丁全的曾祖父,曾创办遐迩闻名的“丁来成割字雕花店”,以一身好木工活儿,参与过潮州古建丁宦大宗祠与广济桥的修缮。

由曾祖、祖父、父亲到丁全这一代,四代蜿蜒接龙,所谓一脉相承是也。这在我采访过的手艺人当中,还真不多见。概因百年以降,沧桑演变,一门手艺能世代接续的,真是不多。

丁全不仅有对古建、木雕等手作的浓烈喜爱,且雅好匠作工具的收藏,我在他的匠作博物馆里,还能看到从未一窥的丰富陈列。

工业化时代席卷而来,各类匠人的手工渐趋式微,其工具也迅速散失。丁全日积月累,不憚繁难与琐屑,一件件从民间收拢来,真是耗费苦心!在理发匠的工具里,他挑出一件能发出声音的器物问我,此做何用?我摇头不知。他用尖子一划,顿做金属声。他告诉我,以前理发匠走街串巷,不是吆喝,而是用这个“唤头”发出声音,招揽顾客。类似于货郎担子,摇拨浪鼓。我后来查得,清代无名氏《韵鹤轩杂著》:“百工杂技,荷担上街,每持器作声,各为记号……剃头担所持响铁,曰‘唤头’。”简言之,所谓唤头,就是旧时理发匠荷担上街所持的响铁。

下楼之时他跟我说,还有一万多件工具没有展出呢!

在他的工作间,我看到一件按1:10比例制作的岭南建筑潮汕祠堂。他说争取在两三个月之内完工,整个木建筑全用榫卯结构,此祠堂名曰:驷马拖车。

出得楼来,庭院里夏虫嘶鸣,愈显闾寂。但见楼侧一株高大挺拔的白兰,绿意葱茏,亭亭若盖。

我想,如有更多的困歇,此园可徘徊、详览、摩挲、把玩、研习……将各种技艺“得心应手”地过一遍,借此拉宽、拉长、拉深人生的眼界与趣味。

柳河东说得妙:日异其能,岁增其智。

此岂是少、青、壮、老之龄可以设限的!

百师园中探非遗